雷淵集
五

雷淵集卷之九目錄

疏劄

辭 世子侍講院輔德䟽

雷淵集卷之九

疏劄

代楊州儒生請沙川書院賜額疏 乙卯

伏以臣等竊觀自古節義之士非一二數而要其心
求爲巳分之所當爲而巳固未嘗徼惠於人主干譽
於後世然亦未嘗不爲明主之所激賞士林之所慕
尚者豈非以風厲一世之擧有國之所當先秉彛好
善之心凡民之所同有歟惟我列聖之治尤以扶
植綱常爲重忠賢之祠在處相望而其得宣賜恩額
列于祀典者不可勝數以至肅考之世而殆無餘

慽矣凡有節義之卓然可稱者或因筵臣之奏或因
儒生之請又或斷自 聖心顯加恩奬而曾不拘於
年代之遠近姑舉其一二言之遠而夷齊之廟四賢
之祠近而鄭夢周之配崇義殿吉再之祀金鰲山皆
在 肅考之時而其遠者累千年近者累百年 肅
考之心盖以為吾所嗟賞者其精忠苦節而年代愈
久風聲愈邈則襃崇之典愈可急而不可緩故為是
汲汲也曾不以異代之人前朝之臣而視之有間也
此舉國臣民所以激厲歆動有以知大聖人作為之
出尋常萬萬者也臣等竊聞吉再之時又有高麗遺

臣南乙㻋其守義不屈實與吉再相伯仲盖乙㻋則
開國元勳左議政臣在之叔父也身事王氏為密知
門下府事及王氏政亂棄官歸耕于楊州之沙川縣
至 太祖革命親問南在曰卿之叔父安在在口對
以實於是 太祖招之益勤而乙㻋拒之益堅被髮
逃形于紺嶽之山中木石為伍與世相絶 太祖知
其志之終不可奪也環其所居而封之號曰沙川伯
一時榮之以武王之訪封箕子比之而慕義之徒刻
其像于石崖而傳之故名儒曹植為著其遺事今其
集中可考也今去乙㻋之世三百餘年而人猶慕之

不衰相與協謀并力營廟屋於沙川之累俎豆之事久益不懈士大夫之道圻東者必訪其舊墟而肅其遺貌傴僂咨嗟而不能去其遺風餘烈之感人者如此而所未獲者獨 朝家數字 恩額耳嗚呼我
國開創之初為王氏殉忠全節者如鄭夢周吉再之外又有掌令徐甄處士元天錫而其贈官賜謚旌閭建祠之事畢舉無遺以乙珎樹立大節無讓於數臣而 聖朝旌襃之典獨有歉於數臣者蓋亦有由焉盧奕雖賢不能使其子之不為杞乙珎雖賢不能使後孫之不為衮衮以己卯奸臣既為善類之所誅絶

而其著述文字一切歸於芟棄則雖有表揚先德之文固無以見於世而其他苗裔又坐此沉淪無異編氓雖其祖先之賢有闇昧不章於世者顧何以自達於 天陛深嚴之地哉嗚呼乙珍忠君之節初不以其後孫之賢不肖而有增損 國家崇節之道不當以其後孫之賢不肖而為輕重然事勢所拘荏苒因循卒至於泯沒無稱豈不重可悲哉 殿下即位之初道內御史李挺膺採多士之公誦以乙珍事據實陳啓仍請亟 賜院額而事下該曹則有司之臣徒知循習故常不能深惟義理使 國家敦倫勵俗之

章沮格而不行此臣等所以歎息痛恨愈久而不能已者也臣等俱以乙珎鄕里後生聞乙珎之風而慕之蓋自有知之初而伏遇　殿下尊賢好義克繼我肅考之志今於臣等之請必當問其節義之如何不當論其年代之久近臣等妄竊以爲此時不可失輒敢相率請命于　闕下伏惟　殿下深察乙珎之賢宜爲多士所尊奉　明詔有司特宣華額使下邑之士得遂其愛慕之誠而後來者有以興起焉不勝大願臣等無任祈懇之至

代寧越儒生請八賢書院賜額疏 丙辰

伏以臣等竊惟有國之務莫先乎敦教化然教化之於民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四方而聳勵其媮薄天下之難與為善者莫如頑易與為惡者莫如懦而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茲非其驗歟維皇明 仁宗皇帝及我 肅宗大王用是道以作興人夫方孝孺等諸賢之死義且數十年天下莫敢誦其義成三問等六臣之殉忠且二百年國人莫敢言其忠惟 二聖披暴其苦衷以歆動億兆人之心旌褒其毅節以鼓發億兆人之氣當其時聾者視躄者馳鬼神響應焉

罬翔舞此　先帝　先王之所以大服民也臣等寧
越人也自生髮未燥已聞六臣之名於鄉里父老而
知慕之長而游於其廟但見廟前草樹凜凜皆有生
氣而東望　莊陵松柏欝然如聞劍珮之聲往来環
遶於烟雲杳靄之中未嘗不噓唏泣涕彷徨不能去
旣又得先輩遺文而讀之知六臣之時又有所謂八
賢者其特立獨行之操殆與六臣相伯仲而獨未得
俎豆於　寢園之側者豈謂其所死者異歟臣等竊
寃之輒爲　殿下誣焉伏惟　殿下垂聽臣等謹按
先正臣李珥先正臣成渾文敬公臣申欽文簡公臣

李睟光故副提學臣李埈掌令臣尹舜舉所述雜志中當 端宗之末 光廟之初守匹夫之志而潔身自靖者有八人焉處士臣金時習佯發狂爲僧浮游不返處士臣南孝温上書請復 昭陵不報没身不舉藏山時戮其屍直提學臣元昊杜門謝客坐必向魯陵校理臣權節 光廟語以國事佯醉不對終又佯狂不仕以死處士臣趙旅嘗游太學揖諸生歸終其身不出正言臣李孟專托以兩目不見物不出户三十年以死處士臣鄭保聞變出涕幾爲奸臣所誣誅 光廟聞其鄭夢周孫而特原之然亦竄配處士

臣成聃壽除官不拜隱於漁釣間此其大畧也夫以
先賢之立言不苟而或稱爲百世之師或稱以一代
完節垂之後世殆可考信也臣等又按 國朝故章
鄭夢周吉再以王氏故臣俱得廟祀然夢周死而殉
節再生而全節 聖祖之意豈不以二臣之跡雖殊
均之爲盡節所事則崇報之典不宜異同故歟且三
仁之行不同夫子並以仁稱之豈不以得其心之所
安而無疚乎義命則死不必賢於生生亦無愧於死
歟若然八賢與六臣所讀易地則皆然不當以生死
而殊其報也審矣是以 端宗復位之後 先王追

錄八臣之忠或贈以官或賜以謚或旌其閭所以褒
顯之者視六臣無間所未遑者特建祠一事耳此臣
等所以合辭齊籲深有望乎 殿下繼述之美意也
仍伏念神道以氣類相求成王之葬周公曰必葬公
于畢以從文王范滂之言曰願埋臣於首陽山得從
夷齊游使死者有知以八臣之忠而上不得容邇
先王下不得與六臣者游雖有苾芬之薦其肯肹蠁
而樂之否乎昔在 先王朝筵臣建言六臣廟偪側
仙寢宜移就稍遠 先王卽誦杜甫武侯祠屋長隣
近一體君臣祭祀同之詩仍命勿移士林至今相傳

爲美譚臣等竊謂六臣旣得服食于 莊陵之側則
八賢亦宜牽連得祀斷不可已也雖然建廟之事不
必煩有司經費臣等之鄕人富者出其財貧者出其
力謹已營數畝之宮而序八人之位矣誠賴 殿下
德意宣以二字華額則於廟事足焉伏願 明詔禮
官亟速擧行彰 國家尚節之意副士林慕義之心
不勝幸甚臣等非不知在處祠院之設新有 朝家
禁令而獨念此廟之成在禁令之前與其禁之於旣
成之後以絶士林之望曷若因而旌表之以風勵邦
人也伏願斷自 聖心不拘常格於以勵俗於當時

勸忠於後世得力益萬萬矣臣等無任祈懇之至

辭司諫院正言疏 辛酉

伏以臣之不佞遭值盛會出身之日獲蒙 親擢之
恩狎覲 日月之容光秉彝愛戴之心油然于中而
竊自惟受性懦拙又善疾病名塗進取本非所期只
幸待罪山縣隨分奉職以少稱 聖朝芻牧之責而
已不意薇垣 寵除遽從內遷馹召 恩諭繼又遠
宣臣聞 命隕越以感以悚不知所以爲計也臣之
不合是職自知甚明冒昧膺 命義所不出而含
恩怵分不敢在外偃便纔已驅策病軀進伏私次而

在途撼頓舊疾加[illegible]見今證形實無以自力不獲已畧綦微懇徑進短章伏乞 聖慈諒臣人器之不稱憐臣疾病之難強亟遞臣新授職名一以重官方一以安賤分焉臣揆分量病俱無堪承之理而二者之外抑又有逡巡不敢進者茲敢冒死一陳焉宋臣歐陽脩之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非諫官曰是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繇是觀之諫官事君之責專以爭是非為職而近伏聞 殿下朝廷專以消融是非為務臺閣之言一涉是非之境則相戒以為忌諱而發口論事惟 聖旨是惴是順

以徵辜無罪果如是為諫官者將何所藉手而事
殿下 殿下亦安用諫官為哉是非者天理之公人
無智愚賢不肖而皆有是心人心不容一息滅絶則
是非不可一息消融臣聞古之聖后有好問而好察
邇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者矣未聞有閉絶群
下是非之口而為治者也 殿下英睿之姿學問之
功度越百王豈於是理猶有未燭特以朝象之橫潰
務行調劑之術用智御下作好作惡而王路不平投
時取容害心害事而士節日壞有識竊歎為世道憂
而顧視臺閣譬如啞醫之觀病非不知病在膏肓但

口不能言耳臣竊危之方今之務謂宜淂貞亮骨鯁之士寘諸諫官 虛心以聽上之開張風議導發聖聰下之爾正綱紀大糾官邪以少補 殿下勵精之治而乃以如臣巽懦苟充臺端决知此任非臣所能堪也臣以世祿之家生逢 聖明惟 殿下所使赴水蹈火義無所辭獨於是任自量已審既以無補於任使爲懼又以貽譏於臺閣爲愧乃所以逡巡不敢進也惟 聖明並垂 睿察速行鐫免爲官擇人俾盡言責公私幸甚

辭司憲府持平兼請改下金鎮商 特拜都憲

時筵敎疏

伏以臣頃忝諫院畧附所懷於辭本之中伏蒙恩批俯賜嘉納臣誠感激惶隕不自意螻蟻微誠有以仰格于穹旻也其後數日以本院闕啓及鞠坐進叅一日之中再辱 天牌臣雖至愚豈不念古人不俟駕之義而其所以不敢冒進者蓋亦有由焉臣之始承召入城也風聞大臣 筵奏有臺閣不足信之語人或勸臣宜以是引嫌臣則以爲決非大臣語也焉有大臣而勸人主不信臺閣者此必傳之者妄也故臣之初疏畧不擧此爲嫌者以臣不之信故也其後

傳之者益衆則果信也非妄也嗚呼今之爲臺閣者
不過如臣等輩亦可謂不擇人矣大臣真以是爲憂
則直以爲臺閣不可不擇可也而今乃曰臺閣不足
信夫旣任之又以爲不足信則　殿下之耳目無乃
蔽也乎然嚮使臣等氣節風裁先有以爲人所憚則
大臣未必敢爲此言反顧慚恧不啻其面發赤此臣
所以再承名而再不敢進者也不謂　聖度天大罰
止例勘曾未一旬輒蒙收敍又未幾而畀以風憲之
任　恩造至此臣何以堪揆以義分當竭蹶膺　命
而第臣於是職不敢進之義與前無異雖欲包蓋一

出其如公議何哉又况素患痰疾入春尤劇上鬱而
爲火下滯而爲濕寒熱交中百骸皆病目今証形實
無時月起動之望而本府職事甚重且緊不容病劣
一日虛縻伏乞 聖慈將臣職名亟行鐫免仍治臣
前後逋慢之罪以安私分以肅朝綱焉臣方祈免請
譴之不暇固不宜妄及時事而旣有區區愚見不敢
自隱伏聞日昨有前副提學金鎭商特拜憲長之
命除旨之下孰不聳聽但筵中 下敎恐有乖於
聖上勵世之本意也原鎭商行誼廉潔言議淸正向
令進而事君必能陳善閉邪以尊朝廷必不依違取

容以傷世道者也惟其早辭名途絶意世事故章牘
之間未嘗及是非言論此其情勢使然初非得已也
今 殿下之特命擢秩既出於激勵末俗之 盛意
則宜奬其清修難進之節以昭示羣下而竊伏見褒
尚之 教特取其不染于此不惡於彼而仍授風憲
之長此於鎮商本末未爲襯當抑恐因此遂啓末路
苟容之習臣竊惜之且風憲之任掌論時政糾官邪
正風俗伸冤枉此其爲職非不染不惡四字所可了
辦適足令羣下妄揣 聖指以爲 聖上不復以言
論是非望於臺閣此於世道 國體關係不細人君

好尚乃人心趨向之本一言所感或令億兆增氣或使百僚解體況挽近以來士大夫風聲氣節日就消磨舉世靡然皆爲利動不復知名義之可畏行檢之可貴而當斯之時 殿下特褒恬退之臣以示好尚於國人此雖一事實光 聖化施命之辭允宜昌明伏願 聖明命取伊日筵 敎改安數三句語專褒其淸修難進之節顯示 寵擢之旨而使 王言無玷士風一激焉抑臣又因此事敢貢一言夫彼此染惡等字 殿下不惟不可發於絲綸亦不可蓄諸淵衷明主御世自有大公至正之道豈當置彼此於

心中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而已又何必以染於此者爲非而染於彼者爲是惡於彼則爲不肖而惡於此則爲賢乎臣愚以爲如是則彼此之形益著染惡之習愈長矣不如直論義理之所在爲順且易也亦願 聖明留神裁擇焉

論時事疏 正言時

伏以臣方以親病乞免之不暇豈宜有所陳列而旣有所懷欲一聞於 聖聰惟 聖明裁擇焉伏惟天啓 聖衷誕降大訓國論由是而粗定朝象由是而少靖伏想 殿下積年苦心亦至此而少紓矣然無

窮者義理也難回者世道也顧 殿下勿以國論之粗定而猶慮其未盡毋以朝象之少靖而遂忽其長慮益勵名節爲朝廷立筋骨益廓言路爲一世鼓精神以建其可久之業焉臣竊伏念 列聖以來以廉耻養臣下習成風俗士之自重者往往不爲名隨不爲利遷 國家緩急與受其利焉挽近以來朝廷用人自有一道其爲道也軟熟方便於身計甚適於時議易合雖刑以禁之猶且爲之況 殿下以爵祿誘之於前以刑罰驅之於後於是乎擧世靡靡惟利是趍殆不知名義之爲何物也嗚呼此皆 殿下所與

治國家者其馴養之術不宜鹵莽至此也宋臣王朝為宰相張師德再詣其门朝語人曰可惜張師德不意兩及吾门竟不用之盖朝士之於時宰其界限之嚴如此今也反是士大夫之交結馳逐揣摩經營者無非進取之計而至如趙明謙李命坤俱以名門華閥平步徐進何所不宜而乃反狎遊權門力占名塗舉世嘲罵曾不知愧尚何責夫寒门冷族之求進者哉一自奔競之風長而微幸之門開一清選一要官缺則人人皆自以為得之錐刀之利也而較先後於朝暮之間纖芥之爭也而結恩怨於杯酒之際嗚呼

士風如此何以事君昔宋眞宗以臣僚干進爲憂王曾進曰抑躁競崇恬靜庶幾得難進易退之臣伏願殿下深味斯言親近端方之士以激勵風節斥遠浮躁之徒以挽回頹俗焉臣竊伏見近日朝廷忌諱多門臺閣之臣欲發一言論一事東西牽掣左右妨碍語涉一是非則以爲此 聖旨所厭聞言之懼獲罪事關一得失則以爲此時人所深忌論之恐見忤下筆旋止費力安排及其上奏也論人物則螻蟻之微也而盛氣而擊之語時弊則疥癬之細也而痛哭而陳之至若草廬爭鬪之事亦皆登諸章奏猥煩 宸

聽而其隳壞 國體關係至大者乃或矇然不擧焉近者一藩臣非有疆域急務而不時爾命倉卒求對擧措怪駭且關後弊至於大臣陳劄論之而言者之議顧寂然無聞此亦臺閣不職綱紀將頹之漸也伏願 殿下益恢 聖度開不諱之門廣受諫之路使讜言進而朝體肅焉夫名節之不勵言路之不廓固今日之所大憂而苟究其本何莫非 聖上反躬自省之端乎 殿下日闢 經筵朝夕講誦苟非 聖體違和未或曠廢 聖學非不廣也 聖志非不勤也然此未足以盡好學之實也臣聞 殿下所與講

論者獨一二儒臣耳彼儒臣者大抵皆章句末業其
於聖賢謨訓未必沾漬貫洽則雖有啓沃之心造次
之頃安得剖析其奧義以備 顧問也哉 經筵事
伏席示倦特進官曲躬俛寐不過備虗文應故事而
止耳何嘗有輔導之功使我 殿下克然於 聖心
者乎伏願 殿下招致在野遺逸之士勿煩以職事
別置一局以處之使得專意進講而亦令諸儒臣修
明四書五經而人各治一書如漢世專門博士之學
使之悉心講究專精討論以資 聖學而自 上將
欲講易則使易學進對欲講春秋則使春秋學進對

他書亦然雖非進講凡有考校經傳之事必招問該
學學士使之考論淵源探討義旨能者有以勸之不
能者有以懲之亦令以時侍講東宮宮官有缺以此
塡補其於規諷道義宜有所益惟 聖上深留 聖
思焉抑臣又伏念東宮邸下入學之禮期在明春而
入學者帝王學問之源 國家文敎之首甚盛禮也
博士之任太學士實掌之歷考故事最選其人所以
重其禮也臣竊見前判書李縡精通經術嫺習禮儀
宿德雅望爲士林冠臣以爲 殿下欲爲東宮擇博
士以相其禮宜無踰於此臣也亦望裁擇焉專對四

方固宜慎簡而至於書狀之任實管糾察之責非淸剛足以自持風裁足以服人鮮不貽辱使命受侮異國其宜審擇也決矣書狀官權賢只一闒茸之流耳命下之日聞者已多駭笑出疆之後一行何所憚壓謂宜變通以靖使事焉臣無任云云

辭弘文館副修撰疏 乙丑

伏以臣性本愚魯濫叨近列無補任使有負 聖明論厥罪過合被重誅而 聖德如天仁覆罔極屢示誨責旋加涵貸前後牽復之 恩不啻再三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激奮勵圖報萬一而情病危苦旣無以

耐久任職則每奉 除旨匪榮伊懼惟有悶蹙之情無所控告乃者 筵中伏聞有削錄諸臣還錄之命臣名亦廁其間而繼而有館職 恩除臣惝怳震惕靡所措躬誠不知疵賤如臣何以得此於 聖朝綜理之下哉今玆見授之職地親責鉅非臣蒙陋所可擬議者今不暇論只是向來 處分飭勵嚴重雖以日月之稍久有此收錄之典此特出於 聖上慈覆周徧不棄一物之德意耳顧臣之所負罪名固自如也時自撫躬惶汗未乾其何敢憑恃 寵靈晏然訖列以自取貪榮忘罪之譏也哉臣之此言非敢爲

一身靡隅也實乃分義之所不敢安果使臣夤緣倖
會戀冒清啣心知不安於分義而忍而爲之是豈臣
子誠信事上之道亦豈 殿下命臣以是職之意哉
臣不乏言有辱經幄伏惟 聖明慈仁體下凡在下
情無微不照如臣危悃宜在憐察有不待臣縷縷控
籲而若其疾病癃痼之狀非臣自陳 殿下何由俯
燭乎臣素患痰癖數年以來輾轉沉淹盖其源委專
祟於血滯火鬱乍勞神思氣輒痞結故凡係文字看
讀之事一切抛棄強而爲之動成闕格爲人爲鬼判
在俄頃兼以頭熱動風兩耳俱鳴促席人語尚或聽

營籍令臣無他情勢似此病形尚何望出入厦氈備數於 顧問之列乎瑣瑣支離之狀本不足仰煩

宸聰而疾痛之呼不遑擇音臣尤惶恐死罪荐名之下轉動無路趁詣 闕外署入文字伏乞 聖慈俯賜鑑諒將臣新授職名亟許鐫改仍 命有司勿復檢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臣不勝萬幸

請 書筵講保傅傳疏

伏以臣待罪宮僚之末濫厠勸講之列每覩我東宮邸下臨筵誦讀音節洪朗間有一二論辨動合正理臣等退而相慶至不能寐然而天資雖美必須輔翼

之得其道然後方可責夫時敏之功而如臣者學術
荒陋無足以導發睿智則又未嘗不以愧以懼轉喜
爲憂矣仍伏惟念東宮邸下小學講讀不過一兩日
可訖而向後工夫將及於史家之書夫孜孜歷代之
治亂得失誠爲急務然臣愚竊以爲治亂得失雖瞭
然於目中必先曉得所以治所以亂所以得所以失
之本然後善可以爲法惡可以爲戒不然猶不講也
何謂治亂得失之本三代所以教世子之法是已夫
小學之書無所不備而初非爲教養儲嗣而作故言
其受用之方或欠親切之意必須觸類而推之反隅

而求之方可有效此恐非冲年所易能也繼此而又
將涉獵於史書費了歲月則是邸下於三代所以敎
世子之道卒未有聞也其於早諭之方豈不踈哉愚
意欲望待小學畢講之後史書未始之前以保傅傳
一篇進讀於書筵日以周公太公之保傅成王者講
習於口薰灌於耳體驗於心踐履於身一字一句罔
非日用切己之事而使我儲君有以知夫向所謂立
敎明倫者不過自吾推之而國家之治亂得失亦莫
不以吾身爲本則前之所已讀者方見其趣矣後之
所將讀者亦易爲功矣其於輔養之道豈不大有裨

益哉雖然臣非敢妄言也此實朱子之言也朱子於
己酉封事第六條備論輔皇儲之道而專以保傅傳
爲本而曰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夫
以朱子之亞聖而論輔翼皇儲之策其周詳懇惻宜
無所不用其極而單取此篇以爲第一法門者誠以
賈誼之言實傳先王之遺意論其立敎之源則不出
乎孝仁禮義而語其條目之全則至於容貌辭氣之
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居處則必欲
其親正士而遠邪人講誦則必欲其尊先王而嚴師
傅卒以三代有道之長爲必可法嬴秦無道之暴爲

必可戒其文簡而該其義大而切欲求輔儲之具外此而無餘法也且此傳字不過數千計其講讀溫習不過費兩旬工夫耳而語其實效顯益則他書無以易此者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伏願 殿下深留聖思焉臣不勝眷眷謹將朱子封事中第六條繕寫附疏以進恭俟 指揮

辭 世子侍講院兼文學疏

伏以臣驟荷 天恩解官自便專意湯餌調護父病體下之仁含戴罔極不意昨者忽奉 聖旨以臣爲春坊兼任甫被 恩遞旋叨 寵除且惶且感靡所

措躬策玆見授之任除非出入 經幄之人莫有兼
之者政例則然矣臣以愚陋誤被 聖眷頃雖猥玷
館職而區區私義實有萬萬悚蹙不敢冒昧者曾已
披瀝情懇干瀆 宸嚴卒蒙 聖明照察獲遂微諒
盖臣之不敢以已經館職自居者不惟臣有咫尺之
守抑亦通朝之人所共諒悉則今玆所叨是臣涯分
之外譬如不衷之服無名之餉雖欲厭然冒受爲榮
其身其如此心之所不能安何哉理在必辭不容虗
縻 名命之下趑趄 闕外畧入文字仰控至懇伏
乞 聖慈特賜鑑諒始終加 恩將臣見職亟行鐫

改以重官方以靖私義不勝幸甚

請収還 備忘引接臣僚疏 獻納時

伏以臣積年沉痼之疾又經今夏炎濕百般危症一時交攻貼身床第奄奄垂死之中得伏聞夕間下賓廳 備忘乃有不敢聞之 聖教至有三司請對之舉臣適忝諫職一息未泯義不敢偃便在家即已擔曳病殼來到 闕下而勞動之餘氣息益復綿綴鬼事將迫無復人事入肅 天陛隨衆登 筵萬無一分之望矣有臣如此不如遄死伏地悚惕恭俟鈇鉞之誅而已臣既無以入侍 耿光則犬馬愛主之誠

恐無以自盡不得已冒死附陳焉今玆 備忘辭旨
臣雖未得其詳縣伏聞其間數段句語是豈 殿下
所可發諸口臣等所敢聞諸耳者乎臣未知 殿下
之所激惱者何事而若果由於群下之不善承敎則
殿下惟當從容引接洞諭 聖旨可罪則罪之可恕
則恕之而已大聖人隨感順應之道固當如是今也
不然遽下非常之 敎顯示閉絶之意公卿求對而
不得 命士庶奔走而不遑食上下否塞小大疑懼
自臣等侍從已下皆不知 聖意所在閭巷小民妄
相忖度浮動靡定是豈 聖明朝所宜有者耶今日

之世道國綱日就頹靡殆無餘地而群下之所恃而不恐者正賴 聖明在上有道而從之多方而鎮之耳不幸近者 聖志勤勵浸不及初貳過遷怒不勝其頻復而至于今日而極矣舉國臣庶相告驚惑蕭然無樂生之心以 殿下天地之仁父母之慈胡忍於斯胡忍於斯耶臣病中聞此直欲即日遠然而不可得也臣本來情勢已極惶蹙目今病狀救死不贍豈敢以諫官自居而區區憂愛之忱終有所不敢泯者俯伏 禁扃之外畧效愚淺之悃伏乞 殿下亟降 明旨收還 備忘引接臣僚以光 盛德以鎮

人心亦乞 大震威罰重勘臣罪以肅官師以昭邦憲千萬幸甚

違名辭職疏

伏以日昨之事是 殿下莫大之過擧也夫以子之罪而刑其父以治逆之律而繩不待命之人此實傷倫害法之大者國無諫官則已有則必爭者也而臣不能爭非惟臣方胥命疏未承 批有不敢開口論事臣亦有老父誠恐救人之父反累臣父耳隋文帝凡主也趙綽猶能以一言悟主止其濫刑臣親逢堯舜有懷不宣卒成 殿下之過擧而臣則苟免其罪

雖 聖明寬大不即置刑臣敢不自劾以請溺職之
誅乎伏乞遄降威罰以徵百僚焉臣負罪如此 名
命之下不敢進身尤當萬死

辭弘文館副校理疏

伏以臣頃任宮僚以父病沉重猥上辭單伏蒙 恩
遞專意救護 錫類之仁感戴罔極不意解官未數
日又叨館職新除荐辱 嚴召一味逋慢論以邦憲
合被重誅而 聖度涵容每下格外之 恩推此豈
眇末如臣所敢輒得且惶且感不知死所蓋臣於見
授之職非實有一分可進之理而故為不可進之說

以上欺 殿下而曲為一己之廉隅也揆之以義分
叅之以情勢誠有兢惕危苦雖欲強進而不能進者
此殆通朝之人所共諒悉非特臣咫尺之守如此而
已也 聖教開釋前後備至曲示不棄之意為臣進
身之路臣之從前違逋死不償罪而 殿下曾不以
鈇鉞威之開導敎飭使得以從容去就臣每伏聞遂
敎未嘗不始之以感涕繼之以惶汗欲進承 德意
乎則實難強其悚蹙省愆之情欲退全素守乎則似
有乖於感激圖報之心氷炭交中不能自安然感激
之心不過螻蟻之私悃悚蹙之情實乃臣子之常分

此臣所以矢心自畫寧以辜恩獲譴而不敢以超
命爲恭者也斯義皎然叅前倚衡雖復歷月踰時期
勿墜失而區區微諒終有望於 聖慈之俯燭而已
仍竊伏念君臣之分至相懸矣其所以相與則亦有
道矣君上之臨下主於仁故情勢之所不安必有以
曲體而不强之使行臣下之事上止於義故事理之
所不可或有以自守而不苟於從令夫如是則上下
之間豈不兩盡其道而易所謂天地交泰者亦不外
是矣伏惟 殿下至仁至聖凡於群下之情無微不
體若臣衷懇何患不見諒於 聖明而猶且荐辱

名命日復一日迄欲強其所不安而行其所不可臣於此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自今臣之父病閱旬彌𥧌老人氣力日就凜綴而又添瀉血之症度數無筭飮啖俱廢委身床笫轉側須人臣獨自扶護晝宵煬灼而顧於是職旣異從前行公之人則陳章乞由有所不敢惶隕抑塞常在俟罪之中湯餌調護之道亦恐不能及時自盡區區所祈顒惟在於早被嚴譴得以專意救視倘蒙殿下俯賜哀憐而亟從私懇則天地之仁父母之慈臣雖隕首剖肝何以報塞其萬一耶天牌之下趨詣闕外仰控疾痛之呼

伏乞遄降威罰重勘臣罪以爲人臣慢命者之戒千
萬幸甚臣於治疏將上之際伏見吏曹命帖以臣差
夏享大祝 親臨誓戒期在再明而顧臣職名未解
之前無以自致於駿奔之列若不及今自陳或致臨
時窘急之患則臣罪尤大玆敢不避煩瀆附陳微懇
乞卽變通以便公私焉

辭弘文館應教疏 丙寅

伏以蟣虱賤臣罪積違逋每當 天牌臨門輒復隕
越于下不知所以自措而日昨遞 教辭旨嚴重蔑
分昧義之罪益無所逃雖被顯戮不足贖其萬一而

鈇鉞不加 名命猶前臣誠惶隕抑塞求死而不得求生而無說跼天蹐地若無所容噫 殿下之於微臣 慈覆之德與天無極提誨之勤若父詔子臣雖甚冥迷豈不思黽勉改圖仰承 德意況今 聖念奮勵鴻猷大闡晝夕開延聽聞俱贊於斯時也而接武群英之後橫經 明主之前乃儒者之至榮臣子之大願果使臣有一分可進之勢則顧何苦而遲迴一日逡巡一步哉惟是區區咫尺之義量之也有素處之也已審欲有所轉動則輒覺顏騂而心怍如是而猶抑情屈志冒據華班外爲坦坦施施而中實愧

忸不安則此豈人臣誠信事上之道而 聖明之所
以處臣者亦豈欲其如此哉循滯之性拙難變化迫
切之情未蒙 諒悉則日夕所祈願惟在於遞被刑
章少安螻蟻之分而已抑臣又有一說焉使臣文學
才識果有寸長於人處之論思而無愧備諸 顧問
而無滯裨補之效為多而冒昧之失反輕則進而承
命以效補失亦或為一例而今臣之空疎譾劣最出
人下固無足與議於此則徒使狼狽失守貽羞 經
幄而已是果何補於 聖朝而鎮日之 名格外之
恩重重沓沓了當無期曾不恤 國體之虧損職事

之瘝曠也耶凡此肝膈之懇畧具於前後辭本伏想
聖明或賜照燭而第曰非 聖教以同罪諸人之皆
出而臣獨撕捱 誨責諄諄盖臣與諸臣言其所遭
則同而才學之不相逮健脆之不相及固有所相懸
者則或出或處自不能無逕庭今玆 聖教或者未
盡 俯悉其倥侗癃痼之實狀故耳窮蹙之情前後
無異每煩控籲極知死罪而迭恃 體下之仁敢申
疾痛之呼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鑑諒削臣見帶之
職勘臣慢命之罪使朝綱肅而私義靖千萬幸甚

請 收還三臣譴罰之 命疏 應教時

伏以臣空疎聾聵千萬不近於 經幄之任而旣謝
恩命義不敢不一侍 筵席黽勉就直獲近 耿光
而旋因父病添彌自犯擅離之罪 聖度天大不加
之罪特賜 恩由俾便救護 錫類之仁感戴罔極
臣之父病本以痰火為祟積月沉淹近又得瀉血之
症老人氣力日就懍綴而臣一兄早亡一弟未壯獨
身扶護夙夜焦灼區區情願惟在於解官自便專意
調護而每一陳情輒蒙由暇此在微臣至為惶悚不
敢復以私情屢煩 宸聽朝者違 名盖出於私情
之不得已而 恩推又下 天牌繼辱臣誠惶隕悶

迫不知所措目今藥餌焦灼之狀萬無一刻離違之
勢不得不仰首鳴呼於 慈覆之天伏乞 聖慈曲
加憐察亟遞臣職俾得以朝夕病側從容將護千萬
至禱臣於請急之章不宜更提時事而伏聞今日常
參時有兩諫臣削職之 命臣竊以爲過矣諫臣疏
語雖甚草草乃其意則不過仰裨 聖上厲精求助
之意而已在 聖上來諫之道亦當優容之以廣言
路豈宜遽加雷霆之威摧折之如此耶處置立落皆
循公議則此又何罪而 筵席未罷譴削相繼過中
之罰至及於匡救之承宣以我 殿下包容之德胡

乃激惱至斯耶臣嘗伏讀　御製自省編中有曰初雖有過差而旋即覺悟旣覺之後不欲復爲臣每莊誦欽歎以爲　聖上此筆可以照映宇宙與顔子不貳過一章相爲表裏豈謂頻復之擧乃在述編之歲也臣非敢爲諸臣分疏竊爲　殿下惜此擧也伏願聖明更加三思快霽威怒收還三臣譴削之　命以光　聖德不勝幸甚

歲首陳戒劄子 ○應教時丁卯

伏以　殿下以大聖之資受無疆之恤孝友英明恭儉仁恕凡可以興邦者　殿下備有之聲色貨財游

畋土本凡可以喪邦者 殿下無其一此天所以惠
我東土而臣民之愛戴者如何期望者如何上天之
有疾威謂吾君可以格之下民之有怨怒謂吾君可
以解之王綱之頹靡者謂可以振作之世道之汚下
者謂可以挽回之雖 殿下之自期者曷嘗欲比肩
於漢唐中主乎獨恠求理愈切而效愈邈厲志雖勤
而治不後一年二年因循荏苒轉眄之頃恰踰廾載
而凡百施措泄泄如舊了無一事之可以挽天心服
人情者伏想 殿下反求初心豈無惕然于中者乎
方今獻歲發春節序大變三陽坱圠萬品昭晰此正

殿下體天對時舍舊圖新之機而伏況 殿下春秋
晼晚已過聖人知命之年而瞻望 天顏漸覺非昔
時則昔之愛戴者今而愈切昔之期望者今而愈深
不審 殿下將以何道應之乎蟣虱賤臣忝備 經
幄不勝惓惓犬馬之誠敢掇古人告君之格言以附
先賢箴首之良箴惟 聖明恕其僭而納其愚焉嗚
呼人君一念治亂之機存乎義理則衆善嚮風存乎
功利則百邪動心伏願 殿下懋學問以開衆善之
路正直之臣知君性之偏則以爲懼從而救正之巧
佞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爲喜從而逢迎之伏願

殿下理性情以杜群枉之門思慮之煩適足害公惟至誠以定心大公以應事靜者勿撓來者順之而已伏願 殿下整思慮以存大公億兆傾耳王言以為則簡重則官師肅煩支則朝廷褻伏願 殿下愼辭令以示民則一心不實萬事皆假好賢則不能十分惡惡則亦不能十分伏願 殿下務誠實以盡好惡之情舉措咈人之心則是非生焉是是非非人之至情存焉故明主是其是非其非而邪說熄伏願 殿下審舉措以平是非之口用明之過而傷於察則人情睽離疑而不安故君子不極其明而用晦伏願

殿下毋作聰明以和百工人君之職量材而授官賞
善罰惡而王道畢矣叢脞則萬事隳勞瘁則百志怠
伏願 殿下勿親細務以勸庶功人君公議之主也
欲威福之不下移莫若舍己而從衆衆無不公故公
則綱紀恒在于上伏願 殿下廣聽納以攬權綱怵
惕惻隱天地生物之心省察克治人君反善之幾故
體天悅民莫先於改過伏願 殿下敏省察有過必
改凡此十條非臣臆說實有所受言若迂緩而意則
懇至尤有助於晩節勵精之治倘蒙 聖明不以人
而廢其言則千萬幸甚臣於昨歲濫叨 筵對獲聆

天語深以人君晚節爲憂臣莊誦至今不敢忘于心竊以爲　聖上此心堯舜之心也凡人血氣旣衰志氣亦隨而衰故剛變爲柔貞反爲脆況人君居棼華波蕩之中當昇平無事之時振刷之志日益退而燕安之萌日益長苟不於敬怠義欲之分加十倍之工顧何能愼終如始保有令譽乎且自昔人君或退托衰耄怠於政務而其臣雖欲進規難於爲言此人君晚節之爲尤難者也今　殿下不待群下之仰勉而親發德音卓然以晚節爲憂奮發振作之意可以仰揣於　辭旨之外苟非省察之猛而體驗之切庸能

及此乎此臣所以拭目翹足思見至治之盛者也伏
願 殿下斷自今日廓然改圖惜大禹之寸陰法成
湯之日新毋使善端乍萌而旋沮王言旣出而不踐
則 殿下晩節莫盛於此而令聞不窮大業無疆矣
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抑臣又竊伏念東宮邸下年纔
舞象智識寖長 殿下之一言一行動爲刑法若於
燕閒左右之際常見晩暮勤勵之實則其聳動觀感
不遑暇豫者卽必然之理也以此貽謨眞足爲萬世
家法而 殿下晩節於斯益光矣又推而及於臣僚
而勵以廉恥以率其頑鈍導以禮節以立其渝靡敬

德尊年以淳其風俗崇恬斥躁以正其趨向使人人
各全其晩節則臣雖駑劣敢不以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之詩為 殿下頌焉取 進止

請亟 允李喆輔所辭又激勉大臣劄子 應教時

伏以臣伏聞今日 筵中以李喆輔擢拜吏書銓判
臣竊為朝廷惜此舉措也臣非謂喆輔之地閥才具
不能堪是任也特其出身不正 國家之大防存焉
使喆輔少有見識終身不處清顯之地可也不然今
之士大夫雖甚無恥孰肯聽進退於其手哉竊恐
聖慮偶未及此而獨恨 筵臣又從而順之或知其不

可而不能爭之於 命令未布之前遂使 殿下舉
措一失而不復殊可痛也竊計詰輔必固辭新命
不敢便就頤 殿下卽 允其辭毋待外議之來如
此上下俱得其義伏乞 留神焉臣又伏聞今日
筵中 聖上以可用長銓者俯詢於大臣而大臣以
自上簡除爲請至以廟議掣肘之語煩瀆 天聽云
筵席語秘雖未得其詳果如臣所聞則其亦異乎古
之大臣矣古之大臣封還中批今也自下而請之古
之大臣權衡人物以待君上之須今也委責於上而
苟免外人之議此豈 聖明倚畀之意與廟堂呼咈

之道哉前者堂錄時大臣首發彼此互對之說大為
清議所非而頗得免謗於時輩此習遂長今復如此
其事雖殊其為便身負公一也臣為之慨然也伏願
殿下面賜激勉使其頗改渝靡稍出風裁以訓正百
僚焉臣濫蒙 恩顧職號論思事有傷國體關後弊
者不敢不言取 進止

乞郡疏

伏以 聖志奮發 親御正門引諸臣而講論治道
進庶老而諮詢民瘼 玉音春噓瞻聆咸聳甚盛舉
也臣濫叨邇列適當斯會愛戴之誠倍激于中而學

術鹵莽言辭拙訥不能對揚　明旨之萬一退竊自
歎益信前賢所謂登筵而退每悔讀書之不多者良
非虛語也惟願　殿下以此實心措諸實政無俾天
章故事專美於宋朝焉臣忝侍　經幄已多年所徒
被眷顧之　恩曾無絲毫之補凡有區區私懇不宜
輒事煩瀆而第伏念疾痛呼父人之至情今臣情理
之切急不啻一身之疾痛則不自呼籲於君父更將
赴訴於何處乎臣家貧寒甌石屢空蒙被　國恩累
世仕宦而朝夕粥飯之資惟俸祿是賴臣之老父今
年七十有三疾病頻仍寧日恒少而菽水之具無以

自給藥餌之供不能及時年豐而糲無餘粟冬寒而體無完衣此實通朝之所共憐悶況在人子之心其爲隱痛至恨尤當如何臣有一兄纔通文籍不幸早死未及卒養於父母十口之責都寄臣身而臣自少多病性且踈拙家人生業漫不省識徒貽終歲之劬勞未遂一日之便養雖過蒙 洪造遍歷淸塗而此不過爲一身之榮耀而已每誦宋儒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之詩不覺顏忸而心驚寤寐所耿耿者惟在於得一小邑以其廩食之餘粗備甘滫之供及今西日之未頹獲遂反哺之微誠則臣之至願永畢於

斯昔在 肅考朝臣之祖父臣正重以館職乞養而
該曹防禀則 先大王下教曰儒臣情理極可矜悶
特爲依願施行 仁言一布闔門感泣而子孫傳誦
至今以爲美談此等格外 恩典臣何敢有所希望
於今日而適會 聖上以格天之孝奉觴 東朝壽
域含生懽忭惟均倘推 錫類之仁亦及不肖之臣
爰命有司畀以一麾俾遂其螻蟻之微懇則此於
孝理之下不爲無助而 天地之仁父母之慈臣雖
隕首刳肝何以仰酬其萬一耶伏乞 聖慈恕其猥
越而少垂憐察焉

自忠州承 名至城外乞免春坊疏

伏以螻蟻賤臣幸生 孝理之世特蒙 體下之仁閔其家貧而親老許以一邑而便養臣誠含 恩戴德即將臣老父病母徃就官所以其朝夕廩奉之餘淂遂烏鳥反哺之誠一飯二飯罔非吾 君之賜闔門攢祝圖報曷由惟是竭其駑鈍勉殫芻牧之責以少酬 聖恩之萬一即臣區區所自勵者也不謂乃者因大僚筵白 特命內遷擧之下邑刀筆之中厠諸承華講讀之列臣是何人敢叨斯榮固當竭蹶承膺對揚 德意之不暇而第念所以 名臣者以簡

擇宮僚輔導睿學爲名而如臣無似乃膺是　命夫
服之不衷猶懼其災以是　命而加臣身臣何以堪
臣以疎野樸訥至無能之人前後濫叨講官殆過十
數隨行而進逐隊而退曾無絲毫裨補而適值睿學
尚在冲齡其所講討者不越乎章句訓詁之間則臣
亦自忘其蒙陋有除輒膺惟以得充講席之末仰瞻
溫文之容爲一身之榮而已今也不然邸下智識日
長學業寖廣書筵所誦習者盖皆孔孟之遺書而程
朱之格言微辭奧旨所蘊者至密所包者至大義欲
公私之卞身心體驗之方專資於授受討論之際而

一言之得有乏以感發善端一字之錯或至於黙昧經旨則其講法之精粗用功之難易不啻倍蓰於曩時矣正使鴻儒宿學心得而躬履者當是任尚或難之今乃以屢試蔑效之臣苟充其選委之以誘掖開導之責此何異於強僬僥而勝千勻哉慎簡僚屬羅列左右孰不曰今日之急務而所以應之者匪其人則慎簡之意果安在哉命之以珍重而承之以輕眇古人所愧此臣所以逡巡反顧不敢諉以宿跰而晏然趨承者也且臣老父道路撼頓之餘宿病添䂮寸寸前進昨纔来伏郊次而目今証形以風痰為祟客

旅當寒調將失方輾轉層加十分危苦臣方左右扶
護實無跬步離違之勢似此情理臣若以瀆擾爲懼
不自鳴呼則 慈覆之天何以 俯燭乎茲敢畧入
文字冒死陳懇伏乞 聖明曲賜鑑諒將臣所帶職
名亟許遞免俾得安意救視以卒惠養之澤千萬幸
甚

辭 世子侍講院輔德疏

伏以臣於胄筵勸講之任仕最久而效最蔑雖微人
言臣自知愧而特緣荐被 除命不敢一味違逋黽
勉逐隊今且月餘矣乃者憲疏之作雖未必的指臣

身而反躬自照似若專爲臣發伏增愧悚盖臣自拜本職在直者凡十日而其間書筵者七召對者九即下之於學可謂勤矣如使鴻儒宿學朝夕而左右之乘此好箇機會痛下實地工夫則睿學之盛將不日而化矣只緣臣學術蒙陋講席所討論者不過尋摘箋註之餘傅會淺近之說一兩段而止耳至若致知格物之方明善誠身之要所以爲堯爲舜可帝可王者實未有以薰灌乎其耳浹洽乎其心講官如此何以責夫學問之成就乎日再開筵觀聽則美矣日日如此所獲者幾何臣每罷講退出未嘗不氣餒而心

怍鹵莽之斥臣不敢辭然槩論講讀疎畧之失而不
言僚屬慎簡之道則恐於對症投藥之術猶有未盡
也嗚呼邸下以冲幼之年夙興晏食端拱臨筵若有
求於講官而講官所以應之者不過虛文故事而止
則邸下亦必曰所謂講學不過如此而已夫人情態
朝暮相接而無所厭斁以其有誠意之相積趣味之
相生故耳今也以虛文故事朝暮相接則誠意何由
而積趣味何由而生怠惰逸豫之萌將何道而遏之
乎不特如是又或間之以鄙俗不經之論柔軟可喜
之說則其爲壞良知而敗正道又不但鹵莽而已自

古論教養儲君罔不有憂於是故程子亦嘗言之所謂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正在跬步不離正人處涉經史覽古今乃其一端云者正此意也保傅傳一篇即周公之遺意輔養之成法而至其篇末直以一言斷之曰左右正則太子正盖曰左右不正則太子不正云爾嗚呼可不慎歟伏願 殿下博謀於衆凡在我邸下左右者必得純質不雜直諒多聞之士文字講習之外俾有以誘發善端匡格非心招致宿德老成之臣使得以時出入誦說先王陳述仁義專責以觀感薰陶之功而斥退如臣不職之徒以風厲之又於

燕閒貽謨之際諄諄提誨必令親近正士以通情志
廣設疑義以博理趣毋事乎淵默專務於誠實銖積
寸累日強一日則以邸下聰睿溫文之資其於進德
修業將如春至木榮水流舟行欲罷而不能矣此何
等休福也耶區區愛戴之誠不勝惓惓敢於乞免之
章有此覼縷臣尤惶恐死罪格外 恩推悚感轉深
而顧臣私義有難冒進茲隨 天俾仰控微懇伏乞
聖慈亟命鐫削臣職以安私分焉

雷淵集卷之九

霅淵集卷之十目錄

書

因李潭書請罪書

乞暇省毋書

雷淵集卷之十

疏劄

乞 收還新資疏 戊辰

伏以天監 聖孝協成大禮自夫摹寫始筆爰及躋
奉之日日候淸明祇事罔愆中外臣庶相告欣欣臣
忝在侍從竊不勝區區忭賀之至日昨伏覩 備忘
下者懋賞之典至及罔功之賤臣聞 命震惕靡所
措躬嗚呼今日臣子之得以效力於 先王者幸有
此一事凡在敦匠之列者孰敢不奔奏夙夜殫竭心
膂而盖皆職分之所當爲耳況如臣者不過以一郎

廳隨諸臣後奉 令董事而已有何毫分勞勤之可言而混被存錄之典有若酬報者然臣心愧恐有不暇言而其在 明主愛嚬笑之政豈不有嫌也哉伏乞 聖明諒臣由中之懇非出飾外之讓將臣資秩及新授職名並 命收還使 恩典無至層越私分得以少安千萬幸甚

辭承政院右副承旨疏

伏以臣等猥荷 恩顧忝居近密雖材力薄劣不足以堪其任而若夫尊朝廷嚴隄防之義常兢兢奉持不敢失墜乃者護逆之論肆行於臺省之間不勝世

道之深憂敢附故事而陳啓及奉 聖批乃以此等
之習不取於今日爲 敎是臣等區區愚衷未能見
諒於 明主之前也臣等雖極無似問其職則出納
惟允之地也以其言則義理共公之論也而旣不得
於其言徒自安於其職非臣等義分之所敢出玆敢
聯陳短章徑出 禁扃伏乞 聖明俯垂鑑裁重勘
臣等之罪以肅公法焉

乞 收還新授資秩書 壬申

伏以日月流邁懿昭世孫襄禮克完虞卒遽訖伏惟
大朝鍾情之愛 邸下止慈之念觸境傷悼何以堪

任螻蟻賤臣竊不勝區區哀隕之至臣伏覩日昨
備忘下者以臣寫進哀冊猥蒙存錄至降加資之典
臣聞 命震越不省所措臣素不善隷書極知罔堪
任使而顧念臣之自効於斯禮者獨有此一事不敢
控辭黽勉承膺其得免僨事之罪蓋云幸矣若復因
是媒榮濫竽諸臣之末而混被懋賞之典有若眞有
可酬之勞則豈非僭猥之甚者乎況貳卿之秩古所
稱命德之器除拜之際恒加難慎而今乃舉而施之
於蔑功不才之臣臣之私心兢惶罔不暇言而其在
聖朝愛嚬笑之政毋或有歉也乎左右思量決難叨

冒畧入文字仰控微懇伏乞 離明俯垂諒察轉稟
大朝亟命収還臣新授資秩以重公器以安私分焉
且臣月初見差承文院副提調此乃藝苑極選雖使
望實俱隆者當之尚或逡巡辭遜曾謂如臣無似而
可以叨竊乎既不容苟然承 命亦豈宜一日虛縻
并賜鑑燭即許鐫褫不勝大願

辭成均館大司成書

伏以臣猥被 聖恩過蒙存錄獲霑進秩之典迭切
負乘之懼曾未幾日又叨國子匪據之任臣誠惝恍
隕越益覺措身之無所也凡有官守孰無其事而責

任之重是職爲最作成人才以待 聖朝之需用者由是焉砥礪士節以培 國家之元氣者由是焉申明庠序之制立標準於四方式嚴考課之法示模楷於一代者亦莫不由是焉其爲任也若是之重故其選也又從而至艱苟非經行文術素負士林之望者罔或尸居歷考前輩之膺是選者其難慎可知也世降才難造士敷教之道雖不能盡由古義俊彥之輩出雖若小遜於 祖宗盛際然就其中求可以勝其任者何患乏人而乃以末學謏聞之如臣者猥然叨冒於師儒之首則臣之孤恩僨職固不暇論而在

聖朝綜理名實之政果何如也臣之空踈寒淺文質無當非獨臣自知甚明臣之侍 邸下於春坊亦多歲月竊想 睿照所臨庶幾俯悉其本末何待臣之自陳也小善薄藝訖無成名求諸一身不見寸長而徒以遭遇 聖明受恩深渥前後踐歷罔非踰濫至於是任則又僥僭之尤者也臣雖不佞粗聞古人量入之義顧何敢徒恃 寵靈不揆涯分冒居臯比之座厚貽賢關之羞也哉義在必辭不敢徑進茲隨名牌冒死陳懇伏乞 邸下深惟本職爲任之重俯量微臣不稱之實將臣新授亟行鐫改以嚴官方以

安賤分不勝幸甚

請退行課試書

伏以 三宮疹候遄復天和玆實 宗社無疆之慶臣民忭祝曷有涯極臣本以謭劣待罪國子其於敎胄之責極知不堪而粗欲殫心於課試之末以效職分之萬一矣不幸疹疾熾蔓士多遘患寒節已半設場無期臣亦入冬以後素患痰癖挾寒驟發少失調攝輒底危殆辭單見阻求解無路此已萬萬悶蹙而況此摠府兼任係是宿衛重地一向虛縻尤極惶悚不得不仰首嗚呼於 貳極之下乞蒙 睿慈將臣

本兼並行鐫免俾便調息焉抑臣有一事煩稟者玆
敢附陳今年紅疹日滋月盛迄無止息之期而儒生
之從事課試者槩多年少之人故鮮或免焉臣於去
月初設行三抄而赴試者十減五六厥後一朔之間
又不知減得幾人矣其方痛者固不論而雖已痛者
病氣未蘇畏約多端今若使之暴露場屋震撼風寒
食飲乖節起居失度則其安危存亡之立判不待醫
者而知之且陞學之規必須累次考試然後可以了
當積漸所祟受傷必重其未痛者皆可憂也假使僥
倖而無慮忘生而循慾冒危而干名豈 聖朝訓士

之道也臣以為今年課試宜且停罷也臣又按續典陞學當年內不得畢試者勿施盖所以申嚴考藝之法俾不得違越年條也此誠不刊之美規然乃若今年則實關天行時運非人力所及在朝家斟酌權宜之道恐不可一例槩之也欲望 邸下斷自 睿衷特降 明旨稍俟開春疹氣消歇退而行之其於愛養之方勸勵之道兩得其便而不相妨矣伏乞深留睿念以幸公私焉

辭藝文館提學書 癸酉

伏以臣頃以館閣議諡事猥被 大朝召命臣於藝

苑新　除自知僥濫之極豈有冒昧之勢而書顩難

冀　睿燭達徹恐煩　聖心竭蹶趨造苟備一員而

廣隅放倒自顧慚恧若復貪緣叨竊視若固有則非

臣本意玆敢畧陳其不稱之實必遁之義乞蒙　睿

照焉噫文學之選孰非難慎而夫是職也專以潤色

辭命黼黻王猷爲責自非問學該洽詞藻華敏爲一

世所推服者罔或尸居故遴簡之嚴於斯爲最歷數

從前踐歷者曷嘗有如臣空疎而濫竽其間者乎人

雖至愚各有自知之明臣之伎倆臣亦知之臣幼學

家庭粗通句讀而志識卑下才思鈍拙旣未嘗刻意

於墳典又不能肆力於著述尋常文字應酬尚艱動
筆滯澁滿紙孔瘡雖知舊之謬相引重者亦不見許
以適用至於駢儷之體尤屬需世之文而性旣不近
才且不逮運思則全昧指要纂言則不諳章程絲毫
無當於實用兀然遂及於遲暮臣之本末不過如此
而猥然自掩竊據匪據將使之賁飾治道而反以玷
累絲綸將使之標式文程而反以貽笑詞林卽臣僭
職之罪固不足恤而在　聖朝隨材授任之道果何
如也司馬光之文學德望百世所師而猶以不解四
六力辭翰林之職古人之當官不苟蓋如此今臣謏

才慒學百不猶人所不解者非止一藝則雖欲強顏膺 命以榮一身淂毋爲古人所笑乎臣誠不才無所短長而愚樸之情不至爲飾情矯辭令所自列亶出肝膈非敢爲一毫虛假上欺 睿聽亦不敢效前輩雍容遜讓自居以辭受之節也徒以量而後入官師明訓旣知不堪不容虛縻敢控微懇冀蒙鑑裁伏願 邸下深念重任之不可謬加下情之不可強拂將臣職名亟行鐫改以嚴公器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辭禮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書

伏以臣自被日昨 嚴旨逬出都門惶隕縮伏恭俟

威罰不意數日之中收回前 命甄叙如舊又未幾
日 除書驟降以臣爲禮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臣
誠感激 恩造不知死所 名命之下宜卽趍承而
第臣夏間忝叨是任奉職不謹一晝三堂同日特罷
至今追思悚懍在心其何敢以日月稍久有所自恕
而晏然復據於僨事之地也哉況此兼帶尤有不敢
冒當者提學爲職實亞文衡資望旣重遴簡甚嚴見
今膺是選者不過五六人而數其中遍歷兩館者又
不過二三人顧臣何人敢與是選況今儒教不端文
風日頹凡厥矯正作興之責專畀之館閣之臣苟非

學問博雅鑑識精明爲多士所推服者莫宜居之顧
臣何人敢任是責卽此二者而臣之進退決矣若臣
之空疎實狀已悉於頃日藝學辭本竊想 邸下亦
或洞察其本末何待臣之縷縷更陳也且臣伏見
聖明爲政綜核名實雖庶品末流必欲量材而授職
此誠美意也顧獨於文學之任上或有濫授而下或
有冒據則有識者必曰 聖朝不尚文治歟何詳於
有司而忽於儒學也其爲治敎之累非細故也臣誠
不才無以報答 聖恩亦何忍以 國家名器苟榮
一身反以累右文之治也伏願 离明俯諒臣言之

出於肝膈勿以例讓視之亟賜鐫改公私幸甚

都堂會圈 命下後辭弘文提學書

伏以臣疾病陰蟄之中伏奉 除旨以臣爲弘文館提學旋以都堂會圈 名命儼降噫堂錄重擧也點陟名品非可責之於人人者而三易其人則亦及於必不堪之臣夫以臣之必不堪而承諸臣逡巡之後私心之兢惕不寧固不足言而其於損 國體何債 國事何此外抑又有決難冒之義盖館錄之始出也前提學尹汲以圈點時失格事有所酬酢於公廳而及夫都堂 命下之後固辭得遞昨今以來兩重臣

又皆不爲膺 命或譴或遞而畢竟副急之責忽及於臣顧臣蹇劣有何見識有何力量自謂踰人而獨擔人所不擔之重負乎噫材彦之欝滯 大朝之所軫念臣雖至愚豈不思仰體 聖意而區區難進之情如右所陳悶備 薦名之下轉動無路畧入文字仰控徽懇伏乞 睿慈亟降威罰勘臣違傲之罪將臣職任回授可堪之人使 成命毋稽圖事遄完不勝幸甚

嚴旨後辭職書 甲戌

伏以臣兩日之中五遞 嚴名義分都虧萬戮猶輕

臣雖在胥讙之中適値 邦慶之游至不敢自阻於
賀班黽勉一爾情禮少伸而惶懍之情何敢暫懈于
心此際伏承昨日 大朝傳教辭旨極嚴臣擎讀未
畢惶汗浹體益覺措躬之無地也盖伊日延祥詩科
次也 中宮殿帖子製進者只一人而已不獲已就
其中抄進二首而其犯諱處臣實矇然不能覺察致
煩 聖教仍降重推之 命臣之不謹之罪於是著
矣夫下士新進之不諳所諱誤有觸犯者猶不免無
妄之誅况臣忝在近列不能致謹於當謹之地其罪
尤大曷敢諉之以已經薄勘而有所自恕乎伏乞

邸下將臣見帶文任亟行鐫削以嚴　國體焉且臣
累日觸寒之餘素患疝氣驟發而旣積痰亘中浮熱
上熾急喘虛汗若難保晷刻當此百僚庭籲群情焦
廹之日顧無以致身末班一效其叩閤之誠有臣如
此生不如死亦乞并施處罰以警百僚焉

辭弘文提學書

伏以如臣無狀濫叨匪據罔堪任使重惹事端自承
頃日　聖敎不勝震懍愧恧蟄伏郊次杜門訟愆者
今且三易月矣不意玆者　特蒙天恩旣從甄叙復
授舊践繼以泮製有　命促臣上來臣祇奉　恩誥

稽首至地不知負罪賤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也在
臣私義固當不計顚沛強策癃瘦以少伸感激之忱
而第念新授見職即臣債事被譴之地曾未幾何以
臣代臣宿愆未贖榮銜如故在 聖朝綜理之政不
宜褻越至此雖以臣區區廉隅言之亦何敢貪恩忘
罪晏然就列全拋息黥之義重犯吹虀之戒也哉噫
臣之向來陳書豈可已而不已哉 成命久淹 召
牌驟降臣欲進而承 命則館圈方有人言堂錄未
可遽議也欲造事違逋則下情不一仰徹分義轉益
惶悚矣且臣之愚意以為伊時文任之臣與東辟総

圈之人酬酢於政院稠坐此與私室談話事面懸殊
有非自下方便之事必須一番登聞以俟進止故臣
果畧舉其槩以明不敢膺 命之義而曾不悟推上
朝廷之為猥越也且臣以為自昔圈薦之事尤以格
例為重夫再入可許也三入孰禦也追圈可為也疊
圈何懲也其意雖急於完錄其漸必至於流弊亦須
一番登聞以待矯正故臣果畧陳所聞以明決難當
圈之義而曾不悟追提往事之為煩瀆也臣之疏迂
迷滯不諳事情盖多類此然亦何嘗有一毫他意之
萠於其間哉及夫諸臣之書次第而出則本事之外

辭說層激畢竟兩臣俱被遞斥然其被斥也非圖事之爲咎惟互爭之是責則究厥爭端亶由臣書言雖出於無隱跡實涉於惹鬧 聖旨誨責之下有汗浹背有愧在心歷累月而靡寧自今疾病嬰身萬念都灰而兢惕之情未敢一日懈于心此際 恩命豈臣夢想所及哉臣雖陋劣卽其所叨是何等職也前則由是而獲譴後則由是而媒進覥然冒據視若固有則是果何等人耶且臣病裏時時記誦 聖教矣辭旨嚴截之中實有勉戒之意在臣銘佩之道宜靜不宜動然前倚衡此義皎然催 召遠臨而轉身無

路儒生課試自有程期而緣臣瘝曠又添一罪玆敢
悉暴微懇仰瀆 睿聽伏乞 离明削臣見帶之任
勘臣慢 命之罪以嚴 國體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違 名後請罪書

伏以臣於昨日以 真殿親享時祭文製進伏承
大朝名命絲綸代撰雖非臣所職苟無情勢之難冒
者猶可以黽勉承膺而第臣頃於 殿講入侍重被
大朝嚴教追思至今惶汗浹背自下悚慄之情實無
束帶趨造之勢 天陛之下未免違逋臣罪至此萬
戮亦輕矣噫我 聖上所以優容諸生視之如傷者

德意藹然而臣誠愚昧不能仰體出柱之際果涉疎
率此臣之罪也臣既面承 責敎顚倒退出則雖荷
寬恩幸逭大何所帶職名自在應遞而喉院不諒長
單見格虛縻榮銜經涉時日私心悶蹙食息靡寧尙
何敢遽恃 聖慈委蛇自在奔奏於職事之間哉此
非特區區廉隅之所不能安實亦義分之所不敢出
也即以端午帖出韻科次 名牌又降而顧臣震惕
之情今猶耿也左右思量轉動無路畧入文字仰控
微懇伏乞 睿慈俯賜鑑諒將臣本兼諸任亟行鐫
削仍治臣違 命之罪以肅頹綱以安賤分千萬幸

甚

辭元孫輔養官書

伏以臣頃蒙　聖恩濬除下邑將母之任行有日矣千萬夢想之外伏承元孫輔養之　命惝怳震惕繼以慚汗不知今玆之　命何以猥及於臣身哉噫國家用人貴在量才而授職人臣受任義當揣分而就列一或上有所謬擧下有所冒據則累名器壞廉耻非細故也凡以輔導爲名者孰非愼簡之任而蒙養之初尤難其人盖其所以誘發良知開導聰明者不專以言語文字而多在於薰陶觀感之間苟非成

德宏儒朝夕而左右之圖以責其成效 祖宗朝以
來最重是選前後踐履者莫非山林耆碩間或幷以
在庭夙夜之賢而亦皆望實俱隆爲一世所矜式者
曷嘗有如臣之謏才懵學而擬議於其間哉臣之空
疎實狀臣頃侍 邸下於胄筵積有年月 睿照所
臨焉可自揜臣素善疾病性且踈懶早失師受之業
全乏自修之功及今衰暮遂成暴棄雖閭巷童習之
流章句教授之責尚非臣所可彷彿況今所叨是何
等責任而上可以濫授臣可以冒膺乎書曰無曠庶
官有官而不得備員備員而不能得人皆謂之曠今

以待賢者之位混施之至無似之臣非所以備員亦非所謂得人其爲曠官孰甚於此臣恐世之有識竊議　聖朝之舉措也臣伏聞元孫未離乳抱而天資夙成凡在遠邇舉有拭目顒覩之誠使臣苟有可進之勢因此得近左右一瞻儀容豈非大願至榮而惟其自知甚明自量已審寧犯孤恩之罪不敢以趨命爲恭細徨累日須至冒死陳懇伏願　邸下諒臣至懇仰禀　大朝亟改臣新授輔養官之　命以重公器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再書

伏以臣頃上辭本謦悉衷懇冀解輔養官之任而不
稱之實難冒之義或庶幾 离明俯燭劃賜鐫改矣
及承 下答甚失所圖臣誠惶隕悶蹙益覺措躬之
無地也噫輔養爲任實兼周官保傅之責國家設此
官必待耆德宿學之士而處之者其意豈徒然哉盖
欲其自在孩提習見正人以長其親愛士大夫之心
也其爲教也至微而密所係者甚重且鉅非如凡百
有司之官循資充位苟舉職事而已也雖以 睿批
辭意觀之是任之與他職有異 邸下亦旣洞悉矣
惟其有異也故遴簡之際正宜益加難愼如使空踈

寡陋之如臣者亦得冒厠於山林宿德之間而苟備
其一負則惡在其難慎惡見其與他職異也元孫甫
離襁褓似若無急於輔導之節然小學始教自食食
能言莫不有教凡厥誘掖薰陶之方正宜不失此時
雖在燕私奉侍之列者猶當慎擇其人況於輔養之
任而其可混取凡庸以褻其左右以穢其聰明也哉
臣雖至愚自知則甚明語其學術則不過章句之餘
業語其名品則不過仕宦之末流環顧一身不見寸
長而乃區區所自勉者惟在於謹守常分以少答
聖恩而已以今所叨反以自量其為僭踰常分不啻

若負而且乘矣臣心之愧恧不安猶係一己之私顧何乏道而所可懼者　聖朝名器由臣而益輕　祖宗設官之意由臣而寖乖耳夫當職控辭有官者之常例而今臣至懇亶出肝膈非敢爲一毫矯飾上欺睿聰伏願　邸下俯垂鑑諒亟　賜矜許使朝無濫官之譏臣無竊位之愧千萬幸甚仍伏念明日乃元孫生辰而臣方在祈免之中本廳起居之禮亦且闕然尤不勝惶恐之至

乞解輔養官書

伏以臣自叨見任今且再易月矣揆分量力終匪所

據屢章瀝懇冀回 睿聰而見阻 喉院無由 徹覽
近又重患風痺厥証類中臂麻如贅頭暈若旋沉困
床第動涉旬日則發行文字亦無以構綴因循虛縻
視若固有尋常兢惕若隕淵谷此際伏承 大朝傳
教下者病裏蹴踏益不勝惶恐死罪之至蓋元孫輔
養節目無端的可據之文故令番該曺之磨鍊 啓
下者一依乙卯之例臣誠朦昧徒知照例奉行而不
敢妄存差等及夫處所 命下之後則其修補之多
寡物力之斟酌臣則一委有司之裁量而不敢輒有
主張雖緣理勢之或然論以事體烏可免昏憒不察

之罪乎 責教之下慚悖交中歷日靡定殆不覺疾
病之爲痛也仍伏念節儉爲國即 大朝所以貽厥
孫謨而臣官以輔養爲名首犯侈大之罪其爲失職
孰甚於是理宜亟賜譴斥以警官師而過蒙涵貸罰
止問備此尤臣之恧蹙不敢安者也玆敢不避萬死
猥陳危懇伏乞 邸下俯垂矜察將臣輔養官之任
即行鐫削仍治臣瀆擾之罪以嚴 邦憲千萬幸甚

請 敦名在外輔養官書

伏以臣於昨日怵迫 成命冒行大禮榮忭之極兢
惶隨切初次相見禮之必待備負行之舊例則然頃

者改擇日 下教時臣適叨侍衛敢以此意仰達而
未蒙 俞可臣既未得請於 榻前退又書陳於
邸下有所不安跼勉膺 命而以事體則未免苟簡
以私分則至爲猥越且伏念一月三接自有定式則
內閤深嚴非臣獨自出入之地冲年輔翼非臣獨自
堪承之任一念悚惕不啻若臨深而履薄也噫 國
家設此官必以山林成德之士處之者其意豈偶然
哉良以習性之薰染莫捷於幼年言行之孚感莫切
於身度必得此等人以相磨漸方可責夫端本養正
之功是豈謏聞末學所可與者哉乃者在鄉儒臣以

宿德重望膺玆掄簡朝野擧有得人之喜而儒臣旣以疾病爲辭造朝無期 朝家循例下諭之後未聞敦召之擧臣竊惜之元孫天資夙慧良知方開言語文字若可以通悟早諭之方未宜一例濶畧頃日大朝筵中有一重臣請擇內侍中愿謹者奉侍元孫而聖意深以爲然此誠蒙養之一端而顧獨於儒臣敦召之事曾不以一言謦欬之臣竊惑焉臣累日禁直宿疾復作委席況困殆無人事而旣有區區下悰不敢不言欲望 邸下深留 睿思益加誠意招徠儒臣專畀輔導之責俾有實效則臣亦與有

幸焉

病違 召命辭纂修堂上書 乙亥

伏以臣頃忝國子兼任伏承儒生勸入之 命而母病適苦冒控私懇未蒙 睿諒勉令察任兩日之間五 召踵臨怵分畏義抑情膺 命而臣之愚意竊謂儒生捲堂雖或過當自有所執有不可勸令還入必須自 上備加慰諭然後從容勸入方易為力而累次草記無由 登覽半日求對未蒙 許入區區導達之衷終無以自徹於 天聽徒使聖廟空堂拖至六日茲實曾所罕有而即臣之奉職無狀無所逃

其罪矣畢竟解任薄罰不足少贖其萬一而惟是
聖教中 辭旨極嚴有非臣子所敢聞者臣奉讀未
半慚惶震凜歷累日而靡定不敢猥入文字仰暴危
悃只得縮伏私次恭俟 嚴譴而狗馬賤疾又復添
祟於換序之際日久不治証形驟變寒熱迭攻痰火
交熾急喘虛汗若不保須臾廢啖罔睡人鬼莫分者
今且數晝夜矣日昨自 大朝有纂修諸臣入侍之
命而顧臣情地之悚蹙固不敢委蛇自在進身於
殿陛之間況且目下殑殑之狀便同籧篨雖欲強顏
冒進實無一分自力之勢 特教之下竟未祗承揆

以義分萬戮猶輕轉輾床第兢惕靡寧殆不覺疾蟮之爲痛也玆冒萬死敢攄微懇伏乞 睿慈亟降威罰重勘臣前後罪負以嚴 邦憲仍觧臣見帶纂修之任俾便調息千萬幸甚

辭撰闡義昭鑑跋文書

伏以臣伏聞昨日 筵中因大僚陳白有闡義昭鑑跋文使臣撰進之 命臣竊不勝兢惶之至臣之文辭拙陋不合是任姑未暇言而在前此等述作係是國家垂後文字故必令時任館閣之臣而撰進者例也盖所以重其體也存故事也況是書之纂修本意

至爲嚴重　御製綸音幷在卷首則其跋尾之文固
非人人所敢爲也見今方帶館閣之任而兼掌纂修
之事者其人具在舍是應製之人而移屬於臣恐非
所以重其體而存故事也在臣私義亦何敢視若已
任苟然承膺以貽代斲之譏哉藉曰臣曾忝館閣而
與叨斯役亦宜有一文字云爾則見今纂修重臣之
原任館閣者不止一人又非臣所敢躐當也伏願
邸下轉禀　大朝亟將臣跋文撰進之　命改授他
人使大事毋至苟簡不勝幸甚

辭同知　經筵事兼請先正　贈諡勿書年號

書

伏以日昨 大朝視學也臣猥承同知 經筵之
命獲侍講席與覩盛禮雖無稽古之力有以裨補於
討論是日所蒙已多於古人矣榮忭之至不知所喻
第念 經筵論思自古號爲極選苟非宿學雅望爲
一世所推服者不宜濫授亦莫宜冒據臣之除拜是
任實爲視學前一日事在面前辭遜無路雖不免黽
勉出膺而因循苟叨豈臣私義之所敢出也伏乞
睿慈俯諒微懇亟解臣 經筵之任以重公選以安
賤分焉抑臣伏聞昨者 大朝筵中以先正臣宋時

烈從祀 教書中官銜誤書至有兪旨及製進人問
備之 命所謂製進人卽臣迎臣以無似猥膺鉅任
籍 王言之重賛大賢之德淂免僨誤固其倖耳若
乃先正 贈秩之有無其考檢 啓稟則有司存非
臣所敢與也雖然因此事會淂以悟發 宸聰謂先
正之尚闕褒贈實爲一代缺典 特降追命寵以上
公事係斯文有光 聖德臣亦兢惶之中與有榮焉
臣竊攷先正年譜 孝宗大王嘗有 特敎凡於先
正誥命勿書屬中年號永爲定式當時 君臣際遇
之盛卽此而可窺其一端而春秋尊攘之義亦寓於

其中至今國人傳誦以爲美事矣臣謂今玆　贈爵
誥命亦用故例勿書彼中年號一以體　聖祖尊賢
之意一以聳多士拭目之覩允合事宜臣論思之職
見未卽觧苟有所懷不敢自隱

陳輔養事宜兼請解備局提調書　丙子

伏以臣素患痰眩之症淹冬浹春一摽沉困重以眼
眚苦瘯殆不能辨物元孫宮月三進見或不洽如式
職事曠缺怵惕靡寧仍伏念元孫今纔五歲夙悟異
凡動容周旋漸就規度童孺嬌惰之習不形於外此
可見　聖朝家法之正而其得於天資者亦足推知

也臣於進見日每以孝經小學中要語解說字句而
誦讀之際音節不錯似若畧曉文義間有箴規亦或
留心聽受成就德性惟此時為急而如臣無似素昧
學問雖使日三進見終歸於應文備禮而止顧何益
於蒙養之道哉臣頃嘗陳書請招徠在鄉儒臣而
邸下答以留念矣側聽踰年迄無 敦召之舉臣誠
悶鬱焉若以元孫尚在幼冲凡厥輔導之節猶可姑
徐云爾則臣竊恐其未然小學始教自食食能言莫
不有教令元孫知識寖長理慾將分所以誘掖而薰
陶之者正宜不失今時雖在燕私奉侍之列者猶當

慎擇其人況於端本養正之功烏可濶畧如此耶伏
願 邸下更加 睿念積誠名致專畀導迪之責俾
有實效焉且臣竊考乙卯輔養日錄最初差下者三
人外因其時輔養官陳白加差二人又置諭善等官
或旅見或迭見雖有疾病事故多負自相推移進見
之禮未或廢闕也伊時 邸下方在襁褓而輔翼之
具詳悉如此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乎亦望 邸下仰
稟 聖上俯詢大臣畧遵此例量宜加差使得以時
進對羅列左右爾敬之容廣接於目義理之談交灌
於耳則其所以黙契深論於不言不覺之中者豈淺

勘哉臣謂誘發良知開導聰明莫有善於此者伏願
留神垂察焉臣治書既成而始伏聞日昨賓對因大
僚陳達有新差備堂不行公者問備之 命臣亦其
一耳竊不勝惶悚之至臣資性踈迂百無一長世務
人事都不經心雖尋常職事尚懼不能稱塞矧今見
叨其責任之鉅委畀之重果何如而如臣儱侗一措
大亦得參錯於其間則其為累於綜核之政者豈云
微乎方今饑饉盜賊艱虞溢目顧瞻中外無一處不
病痛綸懷保之策專責於廟堂則雖使曉暢練達之
士發謀出慮動中機宜猶懼其不濟顧臣有何才識

可以裨補萬一而覼縷冒進乎其將泯默而坐委蛇
而退則於國事何賴其將强其所不知以爲知掩其
所不能以爲能則在臣心爲愧左右惟度承膺無路
賓廳本司之坐一例逡巡盖其自量已審非直爲病
故也伏乞 俯賜鑑諒亟 命鐫改以嚴公選以安
私分不勝幸甚

乞解兼帶 經筵賓客輔養三任書

伏以臣於日昨猥叨賓客兼銜方今 睿學時敏講
筵日闢凡在左右輔導之列者尤宜慎簡自顧謭劣
實非其人方擬陳章控解冀得解免矣適會 大朝

親試武士而臣於是日忝授兵書叅判 侍衛之列不容暫缺怵畏義分竭蹶承膺而至於新授兼銜之不容因此僥冒蓋已決矣抑臣竊有所兢惕于中者夫 經筵論思宮賓講討元孫輔養其責任之重遴簡之嚴果如何哉雖使望實俱隆者當之猶將逡巡辭遜況以臣之末學謏聞而一時兼帶盡有其三臣心之愧恧不安猶係一己之私顧何足道而所可懼者 聖朝名器之重將由臣而輕而迭使當世有識妄議 國家之乏人非細故也且臣素患風濕聰聽不利褎如之狀有妨問對夫以尹和靖之大儒猶以

亟病固辭講官臣雖不肖敢忘斯義臣之冐具長單
乞解　經筵已浹數朔而一例爲喉院阻却居恒悶
蹙若擔在肩矣不意宿擔未卸又重載之是豈如臣
薄劣所可堪勝者乎伏乞　睿慈俯諒臣至懇亶出
中心非由例讓將臣諸任並行鐫免使朝無濫官之
譏臣無竊位之愧焉

辭司憲府大司憲書

伏以臣猥以無似謬叨匪據姿非骨鯁病是膏肓其
於進退之義固已商量爛熟而適會試事亟日監臺
缺負　大朝靜攝之中輒煩　聖念至有長官進去

之 特教義在往役不敢顧私 命奔奏以夜繼
晝者今已若干日矣臣素嬰痼疾風痰爲祟少失將
攝動涉危域而奉 命在身不遑自便曉霧夕風中
傷不細一日二日黽勉捱過矣即於赴坐試藝之際
忽覺神精迷瞀如在夢境肢節之麻痺驟發於受風
之地頭目之旋暈越甚於稠人之場退卧傍舍不省
四到傍觀爲之憐悶臣亦莫分其人鬼矣今臣病狀
如右雖欲強作氣力束帶參坐其勢末由且念在外
僚貟皆已上來新授臺臣無故見在推移備貟不患
無人而若臣目下症形切須及時療治始可得尋生

路玆敢不避瀆擾冒死控籲於 睿慈之下伏願
邸下俯垂矜察將臣所帶職名亟行鐫削使試事毋
至久曠殘喘得以少延公私不勝幸甚

辭元孫師傅書 丁丑

伏以臣以至愚極陋猥叨輔養之任三年于玆絲毫
無補尋常兢惕若臨淵谷不料千萬夢想之外伏承
除旨以臣爲元孫師傅相見之禮指日有 命臣惝
怳震悚繼以慚汗不省措躬之何地也凡以輔導爲
職者孰非遴簡之任而此官之設實剏自今蓋倣周
官保傅之義專畀冲年導迪之責地望最重不與他

此除非宿德宏儒矜式一世者莫可擬議而今乃擧而授之於已試蔑效之臣厥初設官之意豈亶如此哉臣伏覵 聖明爲理綜核名實雖小官末僚必欲人器相稱臣竊美此擧常以爲率是道不易國其庶幾矣今縱不能竭駑鈍以裨 聖德亦何忍玷名器以累明時哉臣誠不才無所短長而乃區區所自勉者惟是謹守拙分思罔或踰以少答 聖恩而已以今所叨反而自量雖負且乘不足喩其僭踰矣私義惡慮顧何足道竊恐當世有識爲 聖朝惜此擧措也且臣近患風痺厥証類中臂麻目眩兆徵不佳

而頃以儒生課試累日觸寒病形越添動涉冬春見
帶 宮賓之任不容一例虛縻長單乞解今又若干
日矣前辭未獲新 命繼下顧此兩任豈一人所可
並帶者乎揆以官方宜有變通茲敢不避煩猥畧入
文字欲乞 睿慈俯諒臣至懇亶出中心非由飾讓
將臣賓客師傅之職并行鐫免以重公選以安賤分
不勝幸甚

謝 賜食物兼請解 元孫師傅書

伏以頃日筵中 大朝殿下特提臣名復授元孫師
傅使之着意輔導旋因大僚陳白勿施臣乞郡一事

宣賜食物俾養老母　聖眷隆厚逈出常格慚惶感激不知攸處仍念臣以庸資下品叨厠宰列絲毫罔補愧懼迭積冲年輔養之責極知非臣所堪而强顔膺　命不敢終辭者粗欲自效章句之間庶圖萬一報答之階而已及至元孫德性日就問學寢將則臣亦低徊戀慕未忍便辭雖母老家貧一養之爲急而泯默隨行不違言私者于兹四年矣適會秋間臣得解見職始敢以烏鳥私情冒瀆　睿聰辛蒙　邸下曲賜矜許而不料未旬月之間復叨此　除命臣誠惝怳悚惕不知進鴈飛集何乏多少於廣朝而遠辱

此誤 恩也此時輔導誠爲急務凡在講席宜遴簡目今前望當次之人其他文學拔萃之士磊落相望選而任之何患乏人而顧今已試蔑效之臣復畀從前難勝之任有若當今此任非臣莫可者然此在微分固不勝其兢惶感戴而揆以朝家舉措亦未知何如也至於食物之 賜尤係曠絶之 恩前此被兹 寵賚者多出於耆臣宿儒格外周急之典豈有如臣無似而與叨斯榮者哉臣固知 聖意愍念臣區區情私使得以惠養老母不敢輒有辭遜謹已拜稽祇受 德侔推食仁踰挾纊母子相對感祝 天

慈恩惟酬報之道髮膚亦非所惜而才識短淺旣不
乏仰塞 隆委加以年衰病痼志業消沮正恐孤負
聖眷徒增罪戾撫心怵惕食息靡寧早宜冒入文字
仰陳祇謝之忱兼控難冒之義而舊患風眩挾寒驟
砨沉困牀笫經涉旬日今始艱具書本署申徹悃伏
乞 睿慈俯垂矜諒 晨昏之暇轉爲導達解臣職
名以處賢彦使講學毋至曠廢賤分淂以少安千萬
幸甚

辭兩館大提學書 戊寅

伏以日月流邁 兩魂殿祥禫奄過夏序又已季矣

伏惟 大小朝撫時哀慕益復罔極下情不勝悲係之至仍念臣猥以謭劣厠跡淸朝曾無尺寸之長絲縷之補而徒籍先蔭過蒙 殊渥前後踐履罔非踰分至於所被 新命尤是夢寐之所未到臣誠驚惶震惕若隕淵谷寧欲逃遁而不可得也夫以學士爲職者孰非極選而加一大字兼長三館則職事尤重選法愈嚴故有識者視此任之得人與否而文敎之汚隆士趨之哇正辭命之得失十卜其八九焉則此任也上可以非才而濫授下可以不量而冒據乎
祖宗朝盛際培養有素全才宿學蔚然輩出然而歷

數四百年間賡是選者不滿百人其難愼可知也目
今人才之盛籍曰不及曩昔苟求其踰於臣者殆可
以斗量車載何患乎乏人而必取於最下如臣名之
曰國之文衡即臣之恧慼不安猶係一己之私顧何
足道所可懼者名器授受之重由是而益輕　國家
設官之意由臣而寢乖耳臣之不才無學非獨自知
甚明臣叨侍　大小朝講筵積有年月其空疎無用
之實　聖朝想已俯悉之矣臣猥玷館閣之任非止
一再其鹵莽不堪之狀國人亦既具知之矣何待臣
之畢辭而曉然也惟其衰瘦弛廢不任重負雖知舊

之素相憐愛者猶不如臣之自知況敢望　離明之
俯燭乎臣少嬰痼疾不力于學及今衰暮遂自暴棄
志氣日益退聰明日益減而病祟風瘵最妨湛索舊
誦都忘新得不續凡係文字酬應未免一例謝斷時
或勉強爲之譬如禿毫寫字頓無鋒穎鈍鑑雕器莫
掩瑕痕似此伎倆雖瑣少觚墨之役猶恐不足稱副
尚何望主盟詞垣黼黻
王猷以塞職分之萬一乎
臣旣心知其不稱而厭然自掩竊據匪據則畢竟債
職之罪固不敢逃其於辱
聖簡而累文治何哉抑
臣又有所兢惕于中者文衡之疏薦其代固自有

國朝故事而必待一代詞宗衆望所屬而後可則是
盖稀闊不常有之舉矣今臣素乏古人出類之才反
膺近世罕有之選是豈臣之拙分所敢安者哉百爾
思量斷無承膺之望而連値 清齋控籲路阻日邇
嚴召罪戾山積區區惶悶之情豈但爲私而已伏乞
睿慈俯賜諒察轉稟 大朝將臣新授大提學之任
亟行鐫免以幸公私不勝大願

再書

伏以臣頃入文字蕲解新 除拙訥之辭雖不足仰
格 崇高悃愊之懇或庶幾 俯賜鑑諒矣及奉

批吉大失所圖臣誠俯仰跼蹐蓋不知措躬之地也

伏惟 聖明在御綜理為政官無大小皆欲長短得所甚美意也顧於微臣擬用非倫殆無異於負僬僥以千勻而強之馳走也顛沛之虞豈止於一身而已哉臣於是任百無一堪而緊其不可冒膺者有三敢冒死自陳之伏願 少垂察焉臣受性疎迂不閑世情一切榮塗匪思所存而偶因承乏遂成資歷前後踐履罔非僭踰古人所譏清官美爵終身安坐而得之者不幸近之居常愧惕若隕淵谷滿損之懼止足之戒未嘗須臾而忘于心矣況今所叨地望之清要

責任之隆重又不與他比臣若貪榮怵分竊據匪據視之若固有是不特有負初心人非鬼責理所必至其不可冒膺者一也臣之少也未嘗篤志爲學中年多疾益自荒嬉古今書籍多未窺斑尋常著述漫不成章聞識之孤陋才思之鈍滯人或竊譏臣亦自笑至如騈儷等體尤屬需世之文而旣無宿工全昧章程代撰 絲綸則血指汗顔短拙莫掩考試功令則遺珠揀礫鑑別或眩 祖宗之設置此官將以賁飾辭令聳觀聽於四方簡拔於後立標準於多士而凡此二者皆臣之所不能其不可冒膺者二也文敎之

廢弛莫此時爲甚 國家培養之功有遜於盛際庠序作新之術不由於古義儒生以端坐攻業爲拙計文士以讀書從政爲二歧志尚卑下轉相薰漸風習一變泯然同色而若臣者亦其中一人耳今使臣居黔式之地任導迪之責則此眞所謂見正於人之不暇惡能正人者也竊恐無補於文治而適爲不學者之勸其不可冒膺者三也古之人臣不苟於居官以宿德大儒如司馬光而於其所不能尚且遜避況臣之所不能者不但四六不可冒者非止一二加以蒲柳之質多病早衰神精凋耗都忘舊學文思茫昧反

失故步正使方在是任猶當量力引退顧於新命之下強自修飾掩其不堪之實徒占一身之榮臣雖不自知愧獨不為有識者所竊笑乎思量已熟義在必辭而一日二日虛縻華銜逋慢之罪益無所逃玆敢不避煩瀆申控前懇伏乞睿慈諒臣所辭亶出血悃非由文飾將臣新授職名亟行鐫改以重公器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三書

伏以臣罄竭衷赤再瀆崇嚴式冀曲被照諒劃賜準許矣及奉批辭兪音尚閟豈臣之誠意淺薄未

足以上格　睿聰耶抑　邸下視之以當官例讓而
人器之不稱或有未盡俯悉者耶臣於是益不勝惶
蹙悶欝之至噫文運之盛衰與治道相上下而盛衰
之機又係於文衡之得失自昔官師之選壹於是競
兢焉者非苟以此一官榮一臣而已誠以所係者著
是其重且大也臣竊伏見　國朝四百年間功德巍
煥有大制作焉有大號令焉琬琰之光真可以焜燿
百代而語其黼黻潤色之功則當時之職文衡者未
嘗不與有助焉又竊觀　祖宗朝名臣碩輔濟濟相
望有以經術焉有以文章焉聲明之盛真足以彌綸

一世而克其作興鼓勵之功則當時之職文衡者未嘗不與有力焉夫以一官之得人而　國家之食其效者如此其失人而受其弊者又可推而知也授受之際可不慎哉挽近以来人才貯養之具漸不如曩昔而學職掄簡之法日就於陵夷遂使文垣司命之任亦及於賤臣顧臣有何學術可以弼文教有何詞藝可以賁誥命有何聞識可以牖後髦而乃敢唐突擬議於是任乎三者無一焉雖欲奉　令周旋少承委用之德意其將於何藉手乎故相臣張維之辭文衡曰假使今世都無一人可堪此任如臣者决不當

承之與在張維固爲過謙之言而自臣視之眞若自其口出也臣誠不才而樸愚之性不能餙詐況敢於離照之下乃爲矯情文辭以圖便身之計哉所以瀝血控籲再三而不已者正欲朝廷用人不枉其材徽臣受職不失其分而已伏乞睿慈深察重任之不合虛授亦諒至懇之不可徑咈晨昏之暇仰稟大朝將臣新授三館職名亟行鐫改以便公私千萬大願

禁推特放後又辭大提學書

伏以臣屢控血籲俞音日邈積逋嚴名衆戾日

深而素患痰癖之症又從而挾暑苦痡旣冒干於斧鉞又積困於鐵灼誠恐一死之無日矣不意日昨伏承大朝入侍之 命臣雖無狀粗聞不俟駕之義況於特名之下何敢遲迴一刻而重擔在肩自覺趑趄於進步況病絆體不能罷勉於趨 命違傲之罪萬死猶甘置對薄罰何足贖其萬一而曲荷聖朝至仁至慈罷名未勘 恩貸旋需臣於是日感祝之心惶隕之情交切于中縮伏私次泯默俟譴寧欲溘然無訛而不可得矣不料茲者 令名又降在臣分義固當竭蹶趨膺不暇他計而第伏聞伊日 聖

教至爲嚴重撫躬自訟惶汗未乾雖荷 涵宥免作罔圖圍之鬼追省罪戾猶在席藁之中尙何敢憑恃寵靈晏然就列以自陷於貪榮忘罪之誅也哉玆敢扶曳病軀十顚九踣祗詣 禁扃之外冒控瀝血之懇伏乞 睿慈俯垂矜諒亟削臣見帶之職重勘臣慢命之罪使朝綱肅而私分安千萬至幸

因李渾書請罪書

伏以堂錄重擧也以臣鑑識之不明見聞之不周而叨備任使與聞黜陟其所權衡烏能盡愜於物情況今番圈錄積累年乃成材彥蔚滯掄揀尤難始之欲

簡者終至於稍廣雖其勢固然以此咎臣臣亦不辭而若以循私蔑公肆筆聲衆如前校理李潭之所云云者不亦異乎其中安杓一事乎撞臣身臣誠駭惶悚惕歷累日而靡定也噫臣與杓雖有連姻之分元無可避之嫌則特一知舊耳雖臣自擧在臣無歉況其質行文學素爲士友之所推不待臣提說而其名已出於公坐臣何可自拘法外之嫌固拒僉同之論又何能逆料不虞之作阻人方進之路乎揆以常情恐無是理人雖不諒臣則無愧第聞其　前席奏對語無摸捉而意實深巧近臣告　君之辭何乃謊誕

若是也臣竊憂之至於李敬玉申思運之允合是選衆議之所許而臣亦許之其他取舍之際豈無可否之論而畢竟衆議之所同者臣亦同之其時事實如是而已矣噫奉　至尊之命選　經幄之士凡厥在坐者孰敢不精白一心而每人難悅薄俗好譁謂之善也臣與有榮謂之不善臣則有罪顧何足多卞也抑臣之所竊惑者有之譚既目臣以循私蔑公人臣之極罪也而不請罷文衡之無嚴黜古例之易知者譚豈不知而於是乎請罷此臣之未曉者也伏乞離明亟降　威命重勘臣蔑公循私之罪以爲奉職

無狀者之戒不勝幸甚

乞暇省母書

伏以臣猥上書本恭俟重勘而伏承 睿批不惟不賜譴何乃反曲示優容繼又伏聞頃日 大朝賓對以元孫講學事緊有催促上來之 命不謂負罪賤臣猶復上軫記念惶隕感激不知所措固當聞 命起行以仰承 德意而素患風痰之疾當此換節之交將攝失宜屢發屢甦加以衰羸日甚氣不敵病寄身床第作一支離欲待調息若干日入謝新 命一登講席而退矣即聞臣之老母在臣從子嶺邑任所

淡句遘疾症類痎瘧胃閉却食神煩失睡氣息懍惙
湯餌罔效病中思見臣每語必涕云竊念臣母居家
食貧癃朽日甚辛蒙 大朝及老之 盛德俾令臣
從子替臣官養經涉寒暑粗安無事 天恩攸暨感
戴罔極今玆疾祟盖緣比来霖濕中傷不輕而療治
乖方遂底沉淹臣於寤寐憂戀之中淂聞此報五内
焚灼忽若無身臣於季春淂蒙由暇欲過 孝昭殿
常事即往省覲適會賤疾屢阽死域旋値酷炎遷延
况今未知臣母離違以来肌肉之羸削真元之澌敗
比昔如何而隔在近千里嶺外音問不以時接臣亦

衰且病重貽老母呻囈中憂念瑣細情私臣何敢猥
煩於 崇聽也臣方寸已亂未遑他計今方擔曳病
軀刻日趨省而官銜在身不敢不告徑行冒萬死畧
暴微懇伏乞 睿慈曲垂矜諒俾伸至情千萬幸甚
抑臣於敦府新 除有政例之不可冒者在前無議
親而官此府者率皆陳章得解茲敢援例自陳乞
命有司亟行鐫改焉且臣伏聞元孫講讀有程文理
日將每承此報喜不能寐臣數月以来或緣疾故或
在譴罷雖不得近耿光而聆英音區區戀慕之誠何
嘗一息少弛今雖遠出固不敢為許久蹲滯之計而

毋病祇歇有難預度遥帶虗銜淹延時日公體私義

至爲未安亦望即許鐫免俾得安意往来焉

雷淵集卷之十